

南京交流心得感想

陳宇暄

這並非我第一次造訪南京這座擁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古都，卻是第一次以佛教角度作為開展一切活動的中心。也讓我從另一個角度，更加全面的瞭解這座城市。這裡有保育承傳佛經的金陵刻經處，讓我瞭解到每一卷經書都是經由人工精心雕琢、印刷、裝訂而成，既是傳承佛法的文字載體，又是一件工藝品；此外，南京還有素食發源地的享譽。在我造訪南京前，已有不少南京的朋友推薦我去雞鳴寺的素食館品嚐素菜。我本以為需要自己額外抽身前往，卻很意外並高興能夠和遊學團的老師同學一同前往。有別於一般餐廳的齋菜，這裏的每一道素食都十分精緻，甚至可說是「奢華」：一份看似簡單的煎蛋也是由豆製品烹製而成，非常用心及費時。不過這也存在關於素食主義的爭議，將素菜做成葷菜的形式到底有利於推廣素食，還是反倒強化了肉食者的飲食習慣呢？



有關食素的思考

除了遊賞南京寺廟，我們此次遊學的主要目的地是南京大學，與哲學系的老師和同學進行了交流對話，並參與了博士班的研討課程。在這一對話情景之下，我感覺自身處於一個奇妙的立場：一方面我從小在內地接受了 12 年的義務教育，對內地教育特色並不陌生。另一方面，

我的大學教育又是在香港完成，學術訓練與思維培養都得益於香港的本科老師，對內地大學的運作機制並不了解。於是我處在這樣一知半解的狀態之下，反思總結這次交流的心得。南京大學的宗教研究附屬於哲學系，沒有獨立的宗教學系和佛學系，而僅有這方面的專題研究，並以哲學或歷史學作為研究方法。研究內容也較為單一，缺少宗教對話和跨學科領域研究等，這也



參加南京大學洪修平教授的「儒佛道三教關係研究」博士課程

許是受限於師資不足。然而，南大的「三三制」讓我耳目一新，本科生在入學第一年主修通識課程而不需要分科，這更有利於讓學生找到自己的專長和感興趣的科目。我們的義務

教育和大學高等教育存在較大的斷層，學生很難在中學課程中找到自己的興趣專長。在報考大學的時候，往往聽從於家長的意見，或為了大學排名選擇容易錄取的科目，但學生在之後的學習過程中會感到痛苦。而三三制不僅能彌補這種斷層，還能廣泛拓寬學生的知識領域。香港的本科教育正是呈現這種特點，我也正是通識教育的受益者。我本主修傳播學，在第一年時接觸過各種學科後，最終找到自己較為擅長的人文學科。

這次的南京參學，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參訪牛首山的佛頂宮。這座耗資數十億的宮殿被打造得金碧輝煌，供奉著數以百計的佛像，初次步入時令人嘆為觀止，但也僅是嘆觀而已。在這裡除了享受到視覺上的華美盛宴外，對人的內心能起到的作用是否可以更加深化？燈光璀璨四射、音樂恢弘、人聲嘈雜的「禪境大觀」，是否不太容易讓人步入「禪」的境界？這個問題

我也在交談會上提出，也許是表達上出了錯，整個話題被帶入「佛教商業化」的討論之中。事實上，我想探討的是關於信仰表達的問題，撇開經濟效益，即便是表達對佛的敬仰，須要通過這種形式嗎？不過事後我也意識到，我將旅遊產業與佛教的概念混淆了，佛頂宮所傳播的是佛教文化，這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佛教，而非宗教意義上的佛教。我也能感受到內地的旅遊業正在打造這樣一種文化佛教：傾向談論文化，避談宗教本身。雖然我無法給「文化」一個具體的定義，但如果將「文化」和「宗教」放在一起，便很容易發現兩者的區分：文化強調人的意志，而宗教強調超越者的意志。如果一個社會的意識型態中沒有屬於超越者的一席之地，那麼這位超越者自然而然也難以進入公眾的視野之中。



在南京大學校史館了解形式新穎的學科建設